



淄博博山公安分局池上派出所民警入户调查户口情况。 警方供图

# “黑户”24年，终于能结婚了

本报记者 刘光斌

经过十个月的等待，张睿（化名）终于可以和未婚妻领结婚证了。这个24岁的小伙子长得阳光，但身份却一直见不得光。

多年来，张睿对自己没有“户口”的事实选择了妥协。他没读过书，也没享受过任何福利待遇，一直躲躲藏藏在工地打工，这个秘密也随之藏在心底，直到遇到了一个想要娶回家的女孩。

结婚生子是人生大事，即便女朋友能为自己放弃那纸结婚证书，但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？张睿只好将自己的情况反映给了淄博市博山公安分局池上派出所。

户籍民警毕志豪经过走访调查，了解到张睿之所以没有户口，是

因为其父亲早年从东北回博山时，就没有办理户口迁移，加上后来患上精神疾病，就一直没有给张睿落户。由于张睿父亲的原始户口在东北，毕志豪便去原户籍地调查取证，然而当地警方告知，张睿父亲在未办理户籍迁出手续的情况下离开且音信全无，其户口早已被注销，相关档案也没有留存。返回淄博后，毕志豪将情况反映给上级，经过研究，博山公安分局决定为张睿父子办理新户口，身份证也予以重新设定。去年12月，已做好结婚准备的张睿生平第一次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身份证。

张睿虽然得偿所愿，但喜悦的底色却是流浪般的童年以及难以再有的受教育机会。而在池上镇，还有好几个“张睿”，他们多年来如影子般生活。

毕志豪告诉我，池上镇某村58岁村民杨强（化名）黑户的原因，是其四十多年前在泰安老家与家人吵架后离家出走，家人苦寻多年，但杨强负气不回，后来几次人口普查，家人都以为其不在世便未申报，杨强由此成了“黑人”。后来，杨强在淄博与一名离异女子结婚，生子后无法给孩子落户，他这才回家探亲，而此时父母已离世，其他亲人远走他乡，一时间竟无人相识。池上派出所得知后，便与泰安警方联系，远赴外地寻找亲属验证杨强身份，最终用半个多月为其成功落户。

除了辛酸，“黑户”身上还能窥见残存在乡村中的封闭、愚昧。仅在我老家，就有很多脑瘫患儿由于延误落户成了黑户，有的都已成年。因为没有户口，这些先天残疾者以后

也很难得到社会救助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“黑户”也打开了农村隐秘的一面，他们就是那边缘的边缘，或许正因此，清理黑户除了能帮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，能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民众。

去年，公安部下通知，要求为包括违法生育、收养、失踪人口等情由产生的“黑户”落户。“今年1月份，就有4个来咨询落户的。其中3个是违法生育，孩子都两三岁了，另外一个为是收养。如此集中的咨询在我们这样的山区派出所非常少见。”毕志豪告诉我，这3个违法生育的目前已确定可以落户，另外一个收养类型的，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政策。

他的工作簿上清楚记着，2014年至今，他已帮助19个“黑户”完成落户，其中7成以上属于违法生育。



“中国梦”围墙背后，百发居委上千处房屋已经被拆迁。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

## 4000多人城中村被拆，期待新家

本报记者 张永斌

大年初一，出门拜年谒见亲友，这是传统。而今年我所经历的拜年，与往常相比，却有所不同。我所在的城中村，在2015年下半年完成拆迁。往年拜年在村中“四处走动”便可完成，如今随着村子消失，很多人到其他地方居住，今年的拜年，大家需要走更远的路，甚至得驱车前往。

我的老家是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街道百发居委。这里地处日照市区中心区域，紧靠主干道海曲路，另一条旅游主干道迎宾路穿村而过，村中的望海楼曾是日照第一高楼。这里抬头便能望见日照市政府大楼，村里还曾诞生过王牌飞行员王延周，他是飞虎队队员，1949年天安门阅兵中，天空中飞过的13架飞机，便由他驾驶的一架。

2015年，是百发居委村民见证村子和自己生活巨变的一年，这一

年的关键词无疑是“拆迁”。村中共有920户，1200处房屋，4000多人，为了顺利完成拆迁，北京路街道一度组建了30多人的拆迁指挥部。

早在2011年，日照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开馆时，便已呈现了百发居委的未来规划，但直到2015年下半年，挖掘机、铲车进场了，百发居委拆迁才算尘埃落定，而这一次，连望海楼都拆了。

属于百发居委村集体的望海楼曾是日照地标性建筑，相声泰斗马季曾到访题字“观海听涛”，朱时茂、陈佩斯也曾在此表演相声。这座建筑留下了几辈日照人的回忆。“记得上中学的时候，每每路过望海楼，总会感叹一下——哇，楼好高啊！日照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。”儿时的小伙伴回忆。

站在楼上可以望到海边，望海楼的名字由此而来。而随着更多的高楼建起，望海楼早已被遮住了视

线，第一高楼的地位也被取代。2015年12月初，望海楼被拆除。一起拆除的，还有村里的17栋多层楼，以及平房区域的千余处房屋。如今，拆迁区域被围墙围了起来，成了写着“奔梦加油！”等字样的文化墙。

往年大年初一，村民们都步行到各家各户拜年，热热闹闹。如今，村落不复存在，村民或搬家，或租房，或投奔儿女父母。“门户纳千祥，新居气象新。”期待新的安置楼早日保质保量建成，是村民们的共同心愿。

百发居委的变化，是日照诸多拆迁村、待拆迁村的缩影。2015年，日照市调整政策，启动了新一轮城中村改造，全年拆除房屋1.2万户，今年全市还将计划拆迁76个村居，2.6万户，其中市区计划拆迁35个村居，1.4万户。

在日照这个人口仅293万的海滨小城，涉及到这么多户拆迁，比例可真不低。下一个春节，又会是什么样子？让我们一起期待和见证……

## 村里人也“蹭网” 家家修起停车场

本报记者 李涛 柳斌 于鹏飞

正月初一的安丘市凌河镇张家庄子村，到处张灯结彩，大街小巷停满了小汽车，村民走在大街上相互问候新年好，不忘拿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。

今年64岁的李成业面对众多晚辈前来拜年，不停地拿烟拿糖给大家伙分发。孩子从事建筑行业，不但干出了成绩，临近春节还添置了一辆新车。“今年过年可以抱着大孙子坐着车去走亲戚了，再也不用亲戚开车或租车来接送了。”

在张家庄子村，像李成业家一样添置新车的人家不在少数。为了迎接有车的子女们回家过年，很多村民都赶在年前修好停车场。

在济南市济阳县的东瓦村，不少村民也买了小轿车，其中不乏宝马、奔驰，过年串亲戚，家家户户的大门口都成了停车场。隔壁张大爷、邻居李大叔都抱怨现在驾照真难考，理论题太难，考了两次才通过。

“你们家有无线网啊，密码是多少？”大年初一上午，在李拥军家中，来串门的村民重复着同样的问题，随后便不停地用手指戳着手机。

48岁的李拥军去年购置了电脑，装了宽带，农忙之余就上网看新闻，还炒股。随着春节到来，电脑就成了孩子们的专属，老李只能用智能手机在一边刷朋友圈，抢红包。

拜年方式也在农村悄然发生变化，短信拜年开始让位于微信拜年。“短信只能发文字，太单调，用微信拜年时尚又便捷，除了能发祝福语，还能发祝福视频、语音、动画。”在莱芜市莱城区口镇下水河村，村民小王就用微信给邻村亲友发去语音祝福。小王说，今年收到的拜年短信少得可怜，截至大年初六，才收到十余条拜年短信，比去年少近九成。

移动互联网正在悄悄改变着老家人的过年方式。也许多年后，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“新年俗”也就成了“传统年俗”。